

上  
宣  
宣  
宣



# 芳草夢



去年在這裏的時候，你真高興，在異國的土地上，能和我們的孩子們團聚，享受天倫之樂。我們每天在明麗的驕陽下，挽着手，漫步在清潔而又安靜的小道上，這裏有上百株古老的櫻樹，花剛謝



FANG CAO MENG

杜 宣 著

# 芳草梦

杜 宣 著

学林出版社

(沪)新登字 113 号

责任编辑：雷群明

封面设计：李 筱

I267.1 / 922

芳草梦

杜 宣 著

学林出版社出版

上海文庙路 120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三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3.25 插页 6 字数 316,000

1994年2月第1版 1994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 3,000册

ISBN 7-80510-866-8/I·303

定价(平装)12.80元

(精装)16.80元



杜宣近影



1989年5月为兰溪市李渔纪念馆题词



杜宣、叶露茜 1990年摄于寓所



1991年5月摄于日本冈山



1991年5月摄于日本东京迪斯尼乐园



1991年5月摄于日本京都



杜宣、叶露茜和他们的7个子女

## 目 录

故乡漫忆 .....	1
往事话苏州 .....	6
新安湖忆旧 .....	9
瓜棚絮语 .....	11
春日偶忆 .....	14
邻居 .....	19
再说邻居 .....	23
草泽茫茫 .....	26
——记盐城滩涂丹顶鹤自然保护区 .....	26
记九曲溪 .....	29
烟斗 .....	31
拉吉 .....	35
胶东散记 .....	38
我和花 .....	45
当抗战胜利的时候 .....	48
烽火少年 .....	53
——纪念新安旅行团成立50周年 .....	53
一次秘密航行 .....	56



桂林忆旧	64
加纳日记	69
几内亚日记	105
马里日记	136
巴基斯坦日记	158
朝鲜日记	166
向南方	
——访越纪事	188
念南方	
——访越纪事	196
一封无法投递的信	204
悬桥	
——1991年初夏日本之旅	207
山南山北长相忆	
——与贾来路丁·阿里的通信	216
田汉和《戏剧春秋》	221
忆田汉	223
悼陈其五同志	226
他垦荒终生	228
两都思翔	
——记巴金	230
怀念许之乔	239
杏花红	
——悼丁玲同志	243
关于汉诗“联句”的通信	247

故人情 .....	252
伟大的人民诗人 .....	255
可敬可亲的老道哥 .....	262
他为舞台灯光艺术奋斗一生 ——记孙天秩同志 .....	265
忆秦似 .....	268
记韩素音 .....	270
在东京的一个下午 .....	273
怀丰村 .....	276
记唐云 .....	280
忆吴天 .....	282
怀葛琴 .....	285
友情·美酒·巴黎 ——怀唐纳 .....	288
挥泪忆洪涛 .....	294
不能忘却的忆记 .....	297
魂系江淮 ——忆李一氓同志 .....	300
悼刘知侠 .....	304
芳草梦 ——忆露茜 .....	307
生命之树常青 ——丁玲作品给予我的影响 .....	317
《天虚文集》序 .....	322
读李惠文的小说 .....	326
《正冈子规俳句选译》序 .....	330

一部别开生面的作品	
——《袈裟尘缘》重版序 .....	332
关于《邹韬奋》 .....	334
画如其人 .....	336
序《淮西乱弹》 .....	338
从改革中求发展	
——京剧《盘丝洞》观后感 .....	340
家乡山河入梦来 .....	343
我的文学道路 .....	345
我的第一本书 .....	348
戏剧与我 .....	352
我属于伟大的上海 .....	356
蜗居常伴读书灯 .....	359
我和书法 .....	362
奉命向黄金荣训话 .....	365
回忆三三剧社的一些片断 .....	368
新四军战地服务团初创时的一些回忆 .....	372
回忆新中国剧社初创时的一些情况 .....	378
山居寄简	
——为《彼岸》答友人 .....	391
《上海战歌》的构思初稿和二稿 .....	396
《梦迢迢》的诞生 .....	406
后记 .....	414
附录：作者简介及作品简目 .....	416

## 故乡漫忆

很多朋友和读者，常常问起我的故乡问题，因为从我的文章中，谈到幼年和少年时代的生活，提到江西好几个地方，使人有些捉摸不定，因此，我想趁这个机会，写下点文字。

我国邮局是晚清时开办的，这以前各地只有民信局。我父亲在清末和民国初年时，在江西好几个县份开办邮局。我们的家随着父亲的工作经常移徙。

1914年我出生于清江县，大约两岁时就离开了那儿，因此清江县没有给我留下任何印象。三岁时随父亲到安福县。我们家住在北门外的大街上，这条街的尽头，有一座石桥，叫做凤林桥。桥下是一条石子河，河水清澈。这条河流到吉安和赣江汇合。当时无公路，县里人去吉安或省城，分水旱两路。旱路除步行外，还可骑马、坐独轮车或乘轿。水路则是靠这条河了。因为水浅，只有木船。有一种专门乘人的木船叫做“人载船”。每天早上开船，傍晚可到吉安。从吉安来的也是这样。船上供给伙食，分官舱和统舱。“人载船”停泊的地点，就在凤林桥边的右岸。那是一片大荒原，其中有几棵大樟树。人们把这地方叫做大校场。估计从前有部队在这里操演过。这是我幼年游乐的场所。每天到桥上看人钓鱼，到河边看“人载船”靠岸时下来的一些陌生人，或者在大校场的野草中找一些到现在我还不知道名字的、但当时已能识别的一种草的叶子和另一种草的杆子

来嚼食。

这个大校场中，因为田鼠和蛙多，所以蛇也多，几乎每天都可以看到蛇。开头我很紧张，后来从同游的小朋友口中知道有种叫做“鸡公蛇”的（蝮蛇）虽十分厉害，据说它要和人比高低。如果比它高，它就不敢来追。对付它的办法，就是赶快脱下两只鞋往空中一扔，蛇看见了自然会掉头而去。当时自以为已经学到了制服这种蛇的“绝技”，所以遇到蛇也不怕了。

六岁时父亲带我和姐姐二人，到附近一所叫做“城北国民小学”入学。校长是位不第的秀才，叫做彭聘三，每天吸着一根比我还高的旱烟管。这名叫学校，又有点像私塾，是新旧交替的产物。我们一面用《共和国国文教科书》第一册，第一课是“人、手、足、刀、尺”，另外又读《三字经》。我姐姐和其他女同学还加读一本《女儿经》，我就是这样发蒙的。学校也有音乐课，但当时没有儿童音乐，也不教识谱，请了一位唱曲子的来教唱一些什么《戒赌歌》、《戒烟歌》（指鸦片）之类。校门外有块空地叫做操场。全校没有任何球，乒乓球、足球、篮球从未见过。上体育课时，只有一位武术老师教我们打拳或者单刀。

不知什么缘故，读了一年之后，父亲不让我们上学，请了一位刘从吾老师到家来教专馆。这样我们就开始读《四书》。但我却很怀念城北国民小学。每天晚饭后，我还是经常到凤林桥边去玩，还是经常在江边等候“人载船”，看着那些陌生的过客。月亮好的时候，父亲带着我看看月色。这时往往会看到一些背着包袱、穿着草鞋，将长袍前后一角撩起来塞在腰带里，手里拿着灯笼或火把赶夜路的人。他们神色都很紧张，目不斜视地快步如飞。当时没有电报和电话，紧急的事要通知亲友时，只有用两条腿跑。看到这种人走过时，我幼小的心灵里，常常会激起一些凄惶的情绪。大约是九岁的时候，父母奉调去永丰县。听到这消息，知道就要离开安福县，和这

熟悉的凤林桥、大校场、一起玩的小朋友分别了，也有些依依难舍，但主要是兴奋，因为这回我也可以乘“人载船”了。父亲怕人杂，又因东西多，所以包了一条“人载船”。晚上全家人摊开被褥睡在船舱里，白天都坐在船头甲板上，看两岸青山和一江碧水。

到了永丰县，住在西门外。当时我只有一点安福县的知识，所以无论什么，总要和安福县作比较。永丰县也有一条河，叫做恩江，流到吉水县和赣江汇合。河上也有一座桥，但没有大校场。又因恩江淤塞，水少时行船困难，所以也设有“人载船”。同时我们住的地方离江较远，当然不可能经常去。不过附近有一座“张王庙”（这位张王是谁，我现在也不知道），庙后有几块水塘。有时也去玩玩，因没有游伴，所以也没什么兴趣。从这时起我就看小说，什么《西游记》、《封神榜》、《三国演义》、《水浒传》等等，看得如醉如痴，连吃饭也舍不得放下书本。书中虽有许多生字，但通过上下文，也可以把基本意思搞懂。这些小说大大地扩大了我的知识面，使我知道上下古今的许多有趣的事情。

我父亲喜欢诗，他自己以作诗为乐，从小他就教我们背古诗和唐诗。我在发蒙前，就能背很多诗。虽然当时我不识字，但父亲讲解得很形象，诗的意思也基本能理解。另外从小父亲就教我对对联。在发蒙前，我已能对七个字的对联了。永丰县有位能以古音教读《诗经》的刘醉经老师，当时已经六十岁了，父亲请他到家来教姐姐和我两人。刘老师可惜不能诗，但对联做得好，我受益不浅。

这已是一个动荡的年代，五四运动的余波和南方的革命思想，一次又一次冲击到这个小小的山城来了。各种书报不断地输进各种新思想，使许多知识青年震动了起来。其中有位叫做宋大勋的，家无田地，父亲早丧，靠母亲做些零活养家。他读书成绩一直是好的，为人又正派，但无力上学，我父亲暗中资助他去吉安升学。他是进步青年的中心人物，组织了一个半公开的“恩江学会”，传播《新

青年》、《向导》这一类进步书刊。每年寒暑假时，就经常于夜晚在圣庙旁边的考棚里，举行各种讨论会，宋大勋总是带我去的。我因年幼，对于他们谈的问题不能理解，但我却十分愿意跟着他们，朦朦胧胧地感到他们在做着一件神圣的工作。

由于宋大勋的影响，父亲送我到永丰县立高等小学堂上学。这个学校老师多半是革命青年。1926年冬天，由广东出发的北伐军打到永丰县来了，全县人民就在这些进步青年的鼓励下搞得热火朝天。我们这批孩子就在县委青年部的领导下，成立了儿童团，剪妇女的头发，打庙里的菩萨。

这场大革命真像夏天的雷雨一样，来得迅猛，去得迅速。1927年春天，一个早上，我们全校同学正在饭堂吃早饭的时候，忽然看到金佑民老师，穿着短打，站在一条板凳上对我们说，反革命要反水了，他不得不离开我们了，要我们好好学习，他一定会回来的。他流着眼泪向我们说，我们也流着泪在听，顿时饭厅中一片哭泣声。

立刻，大街上传来县委宣传部长薛佑唐被绑着在游街的消息。这以后，每天都看到抓革命青年，接着就是一片血海。

学校无形中放假了，我回到家中，父亲不许我随便出门。于是我又埋头练大字、读古书。

1928年我十四岁。父亲因祖母年迈，要求调回九江。据家谱上记载，明朝永乐年间，我家远祖就在庐山脚下莲花洞附近的一条山陇间定居下来。后来这儿叫做桂家陇。从习惯上说，这当然是我的故乡了。但我在十四岁时才回到她的怀抱。

这时我国著名的国学大师、考据学家古层冰先生在庐山脚下东林寺课徒自娱。父亲要我去古先生处受业，但去后发现古先生只作指点性的教授，自己年龄太小，学识太浅，不能适应。半年后又回到家中。父亲要我补习英文、数学。秋季开学时，考入了光华中学初中二年级。这所学校的前身，是1927年大革命时由教会办的圣约翰

中学。本来以为会有点革命味道，进去后大感失望，同学都是一些资本家或地主的子弟，每人要取一个英文名字，所有课本，除国文、历史，都是英文，连中国地理也是英文。受过大革命洗礼的少年，对此思想产生了对抗情绪。这时我开始读郭沫若、郁达夫、胡也频、丁玲、蒋光慈等写的诗歌、小说，只要书店有新文艺的作品，我都几乎统统买了回来，从这些书本中，我似乎找回来已经失去了的那些革命的光影。于是我就干脆不去上学，每日读书，休息的时候就苦练泰山金刚经碑。

1931年夏天，别离了九江，到上海考入了吴淞中国公学附中。这时我十七岁，也是我独立生活的开始。翌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以后五十多年来，就四海为家了。其间也曾几次回到过九江，但都是作为过客。幼年生活得较久的安福和永丰，始终没有机会重去。安福县凤林桥上的明月和永丰县考棚中的灯火，常常是我梦魂萦绕的地方。

1980年12月6日



## 往事话苏州

我第一次到苏州，是1933年春天。当时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为了扩大影响，组织三三剧社和光光剧社，到苏州联合公演。“三三”和“光光”都是“剧联”直接领导的剧社，金山是光光剧社“剧联”小组组长，我是“三三”剧社的“剧联”小组组长。接受任务后，我们研究，“三三”和“光光”的成员，都是一些爱好戏剧的左翼青年，政治热情高，演出水平却低，过去只在上海的工厂和学校作过一些公演，演出完全是义务的，最多只由邀请单位付点搬运布景的车费。如到外埠旅行公演，要向社会上卖票，却无把握。我们经过两个剧社的理事会反复讨论，通过“剧联”上级组织，邀请刚由日本回国的董每戡同志来担任导演，又动员当时在表演上比较有经验的魏鹤龄、舒绣文、张惠灵、王为一等同志参加，经过了一个多月的筹备，排演了《乱钟》、《SOS》、《咖啡店之夜》、《父归》、《苏州夜话》、《放下你的鞭子》、《月亮上升》、《O夫人肖像》、《姊姊》、《颤栗》、《饥饿线》等剧目。

代表苏州来和我们联系的是程丹唇、刘汝醴、曹孟浪等同志，他们也都是些爱好戏剧的进步青年。谈好一切来往费用，包括剧场租金均由我们自理，他们帮我们尽一些接头、迎送、宣传等义务。

当时大家均没有社会经验，凭着青年人的一股热情，就将这项旅行苏州公演的计划实行了。